

# 小年

□李富

腊月的风裹着岁末的清寒,却吹不散家家户户窗棂后漫出的暖意——当日历翻到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小年便踩着时令的节拍如约而至。这不是春节的正章,却是年味儿的序曲,是烟火人间最温柔的铺垫。它像一根细细的银线,一头拴着尘封的历史文明,一头系着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一头连着故乡老宅的灶台灯火,一头牵着漂泊游子的心乡心肠。

小年的内核,藏在“辞旧迎新”的古老期许里,其渊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岁末祭祀。《礼记·月令》中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彼时的祭祀虽未特指小年,却已埋下“岁末酬神、祈福纳祥”的文化根脉。而小年最核心的习俗——祭灶,最早可考于汉代,彼时灶神被尊为“五祀”之一,是掌管人间饮食与祸福的神灵。古人认为,灶神常年驻守家中,记录一家善恶,每逢小年便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禀报,故而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祭品,恭送灶神,祈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从汉代的简单祭祀,到唐宋的新成风俗,再到明清的普及盛行,小年的习俗在岁月流转中不断丰富,褪去了最初的祭祀庄重,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温情,成为连接古老文明与世俗生活的纽带。

中国地大物博,小年的日子便在南北地域的差异中,演化出“官三民四”的独特格局——北方多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传说是古时官宦人家提前一天祭灶,以示

尊贵,后逐渐流传至民间;南方则坚守腊月二十四,保留着百姓人家的传统时序。日子虽差一日,那份辞旧迎新的热忱、对岁月安好的祈望,却如出一辙,在不同地域的烟火气中,绽放出万种风情。

记忆中的小年,始终与母亲的老宅、灶台的烟火紧紧相连。每年腊月二十三,老宅里便满是忙碌与暖意,连冬日的寒凉都被驱散得无影无踪。腊月初十刚过,母亲便开始筹备小年的物件,她会提前晒好黄米,到镇上的供销社买上几斤麦芽糖,回家熬制糖瓜。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铁锅烧开后,倒入黄米与清水,母亲手持长柄勺不停搅动,动作缓慢而均匀,眼神专注而温柔。随着火候渐足,黄米渐渐变得黏稠,颜色从乳白转为琥珀色,甜香一点点溢出,漫满厨房,又飘出院子,引得邻里的孩子纷纷围在门口张望。

熬好的糖瓜,母亲会分成两份,一份留作祭灶供品,一份分给我和邻里的孩子。我捧着温热的糖瓜,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黏糯的糖丝缠在舌尖,甜香醇厚,顺着喉咙滑下,暖得胃里舒舒服服。母亲总在一旁叮嘱:“慢点吃,别粘住牙,这糖瓜是粘灶神嘴的,吃了它,新年里就会有福气。”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只顾着品味那份独属于小年的甜,那份甜,是童年最纯粹的快乐,也是岁月最温柔的馈赠。

全家一起扫尘也充满仪式感。祖父

搬来梯子,清扫屋顶的蛛网与积尘;父亲擦拭门窗、桌椅,把家里的农具也洗刷干净;母亲则整理衣物、被褥,将旧年的衣物晾晒在院子里,阳光洒在衣物上,带着淡淡的皂香与阳光的味道。我也不甘示弱,拿着小扫帚清扫墙角的灰尘,虽然动作笨拙,却格外认真。尘土飞扬中,祖父的咳嗽声、父亲的叮嘱声、母亲的谈笑声、我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成了小年里最动听的旋律。扫尘结束后,老宅焕然一新,门窗明亮,地面洁净,仿佛连空气里都透着清新,等待着新年的降临。

小年的忙碌,从来都少不了邻里间的温情。张家的婶子会端来刚蒸好的年糕,分给我们品尝;李家的大叔会送来自家炸的丸子,分享年味儿;母亲则会把熬好的糖瓜、蒸的馒头分给邻里,彼此问候着、寒暄着,说着对新年的期许。那份不分你我的分享,那份质朴真诚的问候,是古老中国最动容的人情,是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也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乡愁印记。

长大后,我离开故乡,漂泊在陌生的城市里,小年的模样,便只能在记忆里追寻。我也曾试着在城市里复刻故乡的小年,买上糖瓜、香烛,学着母亲的样子祭灶;拿起扫帚,把出租屋清扫一遍,试图找回那份仪式感。可煮好的糖瓜,少了母亲熬制的醇厚;清扫的屋子,没有老宅的烟火气息;更没有邻里间的分享与寒暄,那份热闹与温情,终究是无法复制的。原来,小年的味道,从来都不只是糖

瓜的甜、清扫的净,更是母亲的叮嘱、家人的陪伴、邻里的温情,是故乡独有的烟火气,是刻在记忆里的情感密码,一旦离开,便只能在思念中回味。

腊月的风依旧清寒,可小年的暖意,却能穿透万水千山,抵达游子的心底。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在灶台前熬制糖瓜的身影,看到了全家扫尘的忙碌景象,感受到了那份久违的温暖。乡愁从未走远,它就藏在小年的每一缕甜香里,藏在每一次思念故乡的瞬间,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不要忘记那些刻在生命里的传统与温情。

愿这小年的暖意,能熬走岁月的寒凉,熬来人间的团圆;愿每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都能在小年的气息中找到故乡的印记,感受到家的温暖;愿古老的习俗得以代代传承,愿人间的温情永不消散;愿我们都能在小年的铺垫里,怀揣着对新年的祈望,守住心底的那份乡愁,守住生命里的那份美好与滚烫。

烟火袅袅,年味儿渐浓。小年的时光,是岁月温柔的馈赠,它让我们在辞旧迎新中,回望历史,眷恋故乡,珍惜人情,带着满满的期许与暖意,奔赴一场与新年的约定,奔赴一场与团圆的重逢。



# 冰下的鲜活

□董贵

到了三九天,户外活动越来越少,在钢筋水泥的房屋中待久了,总觉得有些憋闷。双休日和几个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约好了出去转转。这个冬天几乎没下雪,温度相对往年比较高,我们约好了去爬山,期间要经过一条熟悉的小河。

往年冬天路过,我总匆匆瞥一眼那片白茫茫的冰面,只当是冬日里寻常的萧瑟,从没想过要蹲下身,好好看一看冰层之下的世界。许是今日的阳光格外温软,将冰面照得透亮,又许是心里攒了楼宇里的沉闷,竟鬼使神差地停住了脚步。

我踩着冻得发硬的泥土,慢慢蹲下去,哈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一团薄雾。冰面薄得像层琉璃,隐约能瞧见底下晃动的影子。起初以为是水草的摇曳,揉了揉冻红的眼,凑近了看,心尖儿忽然就颤了一下——是鱼!是几尾指节长的小鱼,银亮亮的身子,在水里悠悠地游着。

它们一点也不慌张,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尾巴轻轻一摆,便灵巧地避开暗绿色的水草。有时调皮地贴着冰底滑过,尾鳍带起的细微波纹,竟透进冰层,在阳光下漾出细碎的光。我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小冰下的小世界,指尖悬在冰面上,隔着一层冰凉,仿佛能触到那鲜活的温度。这突如其来的发现,像一颗石子投进沉寂的河面,大家不由得欢呼雀跃,瞬间漾开满心的欢喜。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在一个冬日,哥哥们牵着我的手,蹲在这河边。他的手掌裹着我的小手,指着冰面说:“别看天寒地冻,底下的鱼儿可快活着呢。”那时的我太小,盯着脚瞧见了清冰下的模样,那一条条鲜活的小鱼自由由的游戏时常在梦里浮现,至今还会记得哥哥欢快的声音,和风吹过枯草的沙沙声。后来长大些,离开了家乡,学业、工作填满了日子,路过河岸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便路过,也再没了蹲下来看一看的闲情。原来,我早已忘了这条河的秘密,忘了冬日的冰层之下,藏着这样一片生机勃勃的天地。

我蹲在冰边,看了许久。那些小鱼像是不知疲倦,一会儿游向水深处,一会儿又悠悠地浮上来,贴着冰面吐几个小小的气泡。气泡裹着水的凉意,在冰下凝成细碎的水珠,亮晶晶的,像撒了一把碎钻。阳光穿过冰层,将它们的影子投在冰面上,忽长忽短,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

风又吹过来,带着雪的清冽,我却不觉得冷了。胸口里那点雀跃,像春日里刚冒头的嫩芽,一点点往外钻。原来,新鲜感从来不是去远方寻找,有时,它就藏在我们最熟悉的地方,藏在被时光忽略的角落里。

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我们在河边捉蚂蚱,夏夜里听蛙鸣,秋日里捡落在河里的枫叶。那时的河,是热闹的,是鲜活的。后来,我总以为岁月带走了河的生息,却不知道,它只是换了一种模样,在冬日的冰层下,安静地守护着一方小小的热闹。不知过了多久,夕阳渐渐沉下去,给冰面镀上了一层暖金色。小鱼们似乎也累了,三三两两聚在水草边,一动不动,像睡着了。我站起身,腿蹲得有些麻,却觉得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

和朋友们往家走的时候,大家像忘记了年龄一样,叽叽喳喳地交流着愉快的感受,这原本不稀奇的现象,在这个年纪变得弥足珍贵。我再一次回头望了一眼那片冰面。暮色里,冰下的世界渐渐模糊,可那些银亮亮的小鱼,却像是刻在了我的眼底。它们让我忽然明白,所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不过是咱们少了一份驻足的耐心,少了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

这个冬日的黄昏,我在熟悉的河岸,邂逅了冰下的鲜活。那是童年的回响,是时光的馈赠,更是藏在寻常日子里,最动人的惊喜。走在回家的路上,风依旧凉,可我的心里,却揣着一片冰下的春光,暖融融的。



# 记忆中的年味

□史艳茹

窗外雪花纷飞,预示着年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小时候,物质不丰盈,我们对年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办年货,父母的兜再瘪,孩子们盼望的糖果、糕点、新衣服,还有男孩子专宠的鞭炮,不会落空。

年关渐近,思绪的种子开始发芽,让我回味起离家前过年的情形。刚入冬,家家户户开启了备年货的大幕。那时猪肉是奢侈品,所以杀年猪通常是压轴戏。

进入冬月,外面滴水成冰,热闹的蒸豆包就开始了。妈妈把自家出产的糯米仔仔细细淘洗干净,滤去杂质,用开水焯一下或浸泡一晚,目的是让豆包颜色更黄,增强筋性和粘性,最后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盖帘都用上,把米放在上面沥水。沥水的把控是需要经验的,太湿或太干,加工时都很费劲,需是手指能捻破才好。腊月,村里唯一的碾房特别受宠,白天黑夜不停地转。有时为了抢到碾房钥匙,女人们甚至会闹出不愉快。那时的碾房就是一道特有的风景线。毛驴蒙着眼睛,围着碾盘一圈一圈绕着。碾黄米面至少两个人,一个负责扫碾子,一个负责筛面,每个人都弄得满身满脸都是面。有偷嘴的驴,还会被人打几笤帚疙瘩。碾房里如果太冷,需要生几盆火,一则取暖,二则防止碾盘上的米面冻上。

面碾好了,发面、擀豆馅、准备苏子叶都是小事,包包包的环节才是重头戏,最能体现人情来往。爸妈人缘好,知道我家要包豆包,三姨、二姑、五婶娘、大嫂子和姨表姐都会提前到。如果不是火炕承受不了,十几锅的豆包她们在说笑中一天就能结束战斗。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外面看守冷冻的豆包,不要被猫狗啊啊呵走或被猪弄翻,油光锃亮的豆包是冬日里的美食。

腊月,也是寒假期,我和妹妹都要去舅舅家小住几天。老舅家孩子小,通常是去二舅家。晚上二舅会拿一个干瓢去仓库拿回十来个豆包,我们五个孩子边看电视边啃冻豆包,有一次正在换牙期的表妹还把松动的牙齿啃掉了。如今的粘豆包有江米的、江米黄米两掺的,馅也变得丰富多样。豆包,我依然爱吃,却没有了那种争着抢着,一群人围在一起吃的温情。当年那个每晚负责发放豆包的舅舅身体也大不如前。就连二舅家当年能睡十几口人的大炕也变小了,只能睡下三四个人。一起抢着吃豆包的表姐表妹也天各一方,各自成家散伙。

过年怎么能缺了年猪。我对杀年猪既盼望,又恐惧。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油滋滋,新鲜的猪肉爆出的油滋滋,真是美味无比,想想都会流口水。但是我又特别讨厌我在家时杀猪。满屋充斥着猪肉脏的味道,让人受不了。更令我无语的是,只要我在家,放出的猪血就要由我不停地搅动,防止凝结,这中间不能间断,一般需要三四十分钟,直到杀猪师傅说不用搅了,我才能停下来。因为家人觉得我干活稳当,不像妹妹毛手毛脚的,所以被“委以重任”。弟弟太小,只能负责捆个猪蹄啥的。我最不能容忍还非得忍受的,是倒猪肠时我负责拎水帮忙冲洗,几个来回,我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大家看到我又呕又吐的,不但没人接替反而取笑我,说,光吃肉不干活可不行,你一年到头,这时才有机会帮忙干活。话是这么说,可是真的让我心有不甘。直到结婚后,爸妈说等我们回去再杀猪或杀羊,我都赶紧回复:“千万不要等我回去再杀,你们赶紧先杀吧。到家时,有啥吃啥。”电话那头,爸妈则会开心大笑。

吃冻梨是我童年里美好的回忆。年前妈妈会搭别人家的方便车去赶集。如果人不多,我也会有机会跟着去集市逛逛。道路两旁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车根本进不去。下车前,大家和司机约好时间原地集合,过时不候。妈妈前一天会让我列一张采购清单,尽可能想得周全一点。即使这样也不能一次办齐,买齐年货需要来集市两三次或更多。但是冻梨一定是第一次就会采购的。冻梨买回来的当天晚上,炉火旺了,妈妈会拿几个凉凉水缓上。妹妹则不停地用手去捏,检验梨缓得怎样。妈妈就会骂她:“你要馋掉牙了吧!”我和弟弟就会笑妹妹。梨缓于缓好了,一个人,黑黑的梨皮,丝毫不影响我们的食欲。咬开皮,一股酸中带甜的汁液与香气瞬间俘获了我们的味蕾。吃过了心心念念的冻梨,那一晚睡得也格外满足舒适。

如今,年货越来越丰盛,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水果、干果、各种零食摆满了桌。可是,年味越来越淡,甚至不再巴巴地盼年。过年前的扫尘、磨豆腐、割挂签等习俗,都成了故乡留在我心底深深的眷恋。

宋之间有诗云“近乡情更怯”,而我却是近年情更浓。毕业后我远离了故乡,那些温情的岁月,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记忆,温暖着我前行。

我能习惯岁月带来的沧桑,习惯地域带来的习俗改变,但是,故乡的年味始终留在记忆深处,无法忘记。



青山白云两悠悠

孔祥秋 摄

西辽河  
孔祥秋 摄

# 塞外的雪

□亚中跃

我一向最喜欢北方塞外带着肃杀气息的冬天。尤其喜欢塞外的雪,世界因这雪变得尤其美好而富有诗意。

昨天,天空变得铅一样沉重,到了下午便沉沉地压下来,压得荒原上稀疏的怪柳弯着老腰瑟缩着垂向地面。空气变得迟缓而凝滞,吸到肺里是干辣的冷。街上少了车辆,行人大大抵都躲进各自的家里,大道上偶尔有几个匆匆的影子,缩着脖子,像忽然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咬了一下似的,很快便消失在有拐角的院落或路口。世界便非常有耐心地屏住呼吸,等待着什么。

当然,最先醒来的是夜。午夜过后,万籁俱寂到能听到血脉流动的微弱响,窗户外外似乎有了极轻的簌簌声,听起来像春蚕在咀嚼着最后的桑叶,又像一位老人在远方传来的叹息,被风揉碎了,一丝丝地飞到耳边来。我心中有点激动,我知道,它来了,此刻的期待和祈盼,就像要见到老朋友一样兴奋。我被上大衣,借着小院子里的灯光,出来赏雪。院子里并没有风刮起,只有清冷的寒意。雪一片片落到脸上,瞬间便化掉了,留下一点湿痕。从院子望向天空,空中是酣畅的黑,什么都笼罩在这浓重的混沌里。耳边只听得无穷的微弱,密密地堆积着,仿佛要将这无边际的雪,织成一顶巨大无比的素帐。

等到天明时,这帐子便赫然织成了。再次走到门外,眼前是一片刺眼的白色,白得竟然有些眩晕。昨日的道

路、阶石、矮墙和耸立在大街两边的树木,一切平日再熟悉不过的凹凸的、肮脏的痕迹都消失了,抹平了,覆盖在了一层均净的、厚厚的白色之下。天空依旧是铅灰色的,低低地垂着,那雪依旧是从天与地的夹缝中无穷无尽地、默默地筛落下来,不紧不慢、不急不躁,带有一种冷静的、近乎残酷的耐心。每一片雪花都极小、细腻,不似柳絮,也不似鹅毛,倒像颗粒的粉末,孜孜矻矻地,要将所有的缝隙与色彩填满。

我信步走着,每年冬天一旦下雪,我都会来到城外。我喜欢茫茫苍苍的原野。它的旷远一直延伸到目之所及,天与地相接的地方。平日那些田垄的起伏,阡陌纵横,此刻都被这白抹平了,天地间似乎只剩下拔地而起却惺忪作态的怪柳,虽然叶子早已脱落,但瘦削的身躯却也像一个个巨大的感叹号,倔强地戳破这白色的平面。它身上坚硬而纷乱的锋刺枝桠,坚强而不屈地伸向天空。那种力量感,似乎在向世界宣誓它的内心深处和骨子经历了雨雪风霜后仍然不屈的品格。远近村落相连,农村依然是土墙平房,但低矮的轮廓模糊不清。屋顶的雪和田野的雪似连成一片,只有几缕极淡的、像画家用淡墨渲染的炊烟,有力地扭动着,努力向上升腾,昭示着人间烟火。

“这雪,下得真好,正是时候。”这朴素的话语就是诗,就是歌,就是最美的礼赞。

大地给了我浩然正气。看久了,那

雪已经不单单是雪。那是一种恒久的,蕴着春天到来的内在律动。千千万万的雪粒,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博大得人无法掌控的网。它们团结一致,在统一意识的牵引下,坚定地、坚定地、义无反顾地投向这寒冷的大地。这景象有一种带着责任与担当的庄严,几乎让人读不到冷凄,它是公平的,不管你是“朱门万户”,还是“蓬蒿柴扉”,是滋润美丽的河流,还是巍峨挺拔的山川,它只管一视同仁地落着,覆盖着,用它的素心,来滋养和推进生命的力量和再生。

我的脚步在田野中徜徉,我的想法不断开阔出去,我的哲思与这天地的广阔混沌成一片。

回家的路上,雪已经停了,天空也更加的明亮,街上有了比先前更多的行人。超市也好,商场也罢,脚步接踵而至,络绎不绝。我猜想,它只管粮食后,农民手里有钱了,或许迫不及待地来到旗里购些生活用品。或买上几袋子大米白面猪肉之类。回家后她上一锅肉,摆上炕桌,烫上半斤老酒,那日子,可真叫个滋润。他们并不看天,也不看雪景,他们在这殷实的日子,活成了诗。

我忽然有了一种深刻的欢乐。对于这片土地上世代生存的农民,这雪或许就是他们筋骨的一部分,是他们不能分割的命运之缘。他们会在雪后清扫出道路,会从积雪下扒出越冬的菜蔬,会算计着这场雪对于明年春耕的利弊,在雪

中走出他们必须要走的路。他们看这雪,大概如同看日出日落,夏花秋草一样稀松平常,但这里蕴育的希望和期盼是幸福的、愉悦的。这雪覆盖不了他们的汗水、勤奋、播种和收获。冬天,人们“围炉夜话”,举杯慢品,一年的滋味,全能罩在这酒杯里。

夜幕再一次降临。大街上、小区里,灯光都亮了起来。这雪后的洁白,这纯粹的底色,真的不想让人践踏。但无奈的它是会污损,它会消融,甚至会露出狼藉不堪的面目来,这或许就是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吧。

当雪光与灯光混杂在一起时,我感觉到一种簌簌的声音,像一种低语,用一种亘古的、关于孕育与希冀的独白,告诉我这雪不仅覆盖了今朝的田野和村落,也覆盖了往昔的冬日,覆盖了这土地上的所有枯荣,衰败与凋零。为了是未来长出峥嵘、葳蕤和力量。雪下的种子,在默默地做着春天的梦。而人们,只要从风雪中走出,眼前一定会遇见春花灿烂。

这便是我所见的,塞外的雪。它不会像雨一样荡起涟漪或奇响,它只管落着,默默地落着,用不激不厉的品格和姿态,用最温柔的方式,显现着深沉的生命力量。夜深了,雪还在下。

